



唐宋注疏十三經

四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唐宋注疏十三經

四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孝經正義三卷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玄宗注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趙昭載金石錄載明皇注孝經四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蓋天寶四載九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在西安府學中爲碑凡四故拓本稱四卷耳玄宗御製序末稱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則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擴唐書元行沖傳稱玄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爲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疊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闡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歛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文今文稱鄭玄注其說傳自荀爽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注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傳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闇門韋文句凡鄙庶人輩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脫衣就効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和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闇門一章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創闇門一章乃爲國譏夫創闇門一章遂啓幸蜀之辟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闇門章二十四字則絕與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况知幾與貞兩議並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闘三年乃有御注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注既行孔鄭兩家遂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爲大罪又不

能知唐時典故從開中與書目有識者排疑古文遠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憤慨然歸罪於貞不知以注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非貞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並未因貞一議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衆說喧呶皆揣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論不議可矣

孝經注疏序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與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輯載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

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誠之爲講義也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注疏

成都府學士鄉貢傳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遇值周

室衰微王網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潰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獎貶無

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謹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

子之法又慮難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

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裏貶諸侯

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經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

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

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泊

遺暴秦焚書並爲燬燒漢唐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

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殆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

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搭

於國序然辭多訛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叢簡學官俾其纂議是以劉

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

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遠於先儒注中採摭蕪英芟去煩亂據其義理尤當者用

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扎勒于石碑卽今京光石臺孝經是也

金魚袋

明

吳等奉

勑校

定

卷之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泥今致陽文考之經論是旨漢發校其柱相承故云是類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無玄共成闕也此於古文博士馬融等皆失傳矣

孝經正義

孝經正義

孝經序

酒光傳曰陰深字產淵尤都與人也少學博覽無所不知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或候大夫初准以吾哲所學為非理所注請文誠說書王俊達其議在理或何必求人不必繼非其人也注釋之正義謂所學但在注釋之理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也言此一家鄭學昭王蕭何漢劉邵劉炫陸約陵江等也言此一家大宋之學也又會合論經之旨通鑑也言此一家之學也正義謂約者也敷布通暢經義也言作注之體直然解矣然則解矣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而正義也謂云分其注解間錯經而不紊條理也經論贊然分錄予吾道不以實而是有條之理寫之成疏庶有補於將來也正義謂章句疏也謂王記魏玉人曉之魂生九十七而後撰易有唐王命顯之使学者執疏圭以致命焉續籍也又云續撰圭九十使判規以除愚以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愚誤逆也行止繫之也又半爲續師者爲不識者征以接上若簡策之爲旌綱有所傳播於繁來學之者或以之謂所注考也經寫之魂接者取且夫子謂經志取垂訓也正義謂自此至末文不能具載仍作疏義以廣其旨也且夫子所謂我已難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也正義謂天子諸侯雖大父不獨人五孝等所行之孝也其致一五孝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之內意有兼明也正義曰讀句而以成句者明也總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之所脩之經志明在躬勤勸諭所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具則文繁略之又義門之正義曰言作注之體惠在約文今存於疏用廣發揮也正義曰此吉必之用發揚復悉略則大體在約文未備者則見序發用此義疏以謂擴散其注文未備者則見序

孝經注疏校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司敬錄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誠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卽存不過如尚書之偽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偽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偽中之偽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玄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摭撫以僅存而當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真學者全是以無繇闡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並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元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

校勘記一卷阮元記

引錄各本目錄

唐石臺孝經四軸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
勅題新後有天寶四年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衡
古上表及下有天寶四年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衡
相史徵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四十五人惟林
甫以左僕射不書姓經序注俱八分書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
帝往孝經臺中間人名下攜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
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行官銜不書臣亦可疑

唐石經孝經一卷

宋熙寧石刻孝經一卷子是本張南軒所書不分章每行十一字末題熙寧壬
軒題

南宋相臺本孝經一卷宋岳珂刊每半葉八行十
字草書相臺岳氏刻榜刻漢家鑄印標

正德本孝經注疏九卷是本刊于明正德六年每半葉十行行廿三字注疏
大抵字於上每葉之末上題篇名皆元泰定間刊本舊式錯字甚多今校正
義無別本可據配中所稱此本者卽據是刻而言本舊式錯字甚多今校正
闡本孝經注疏九卷嘉靖闢中御史李元陽刻分卷同正德本每半葉九
雙行每行二十字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重脩監本孝經注疏九卷明嘉靖十四年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已常熟汲古閣毛晉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

毛本孝經注疏九卷明崇禎己未常熟汲古閣毛晉刊分卷同正德本詳春

孝經注疏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同摘錄

博士江翁毛本作博士是下仿此

孝經注疏序此五字頂格正下同說詳唐玄宗序以下凡他本與此本同者不載○註今計

今改作注

今特翦截元疏闡原作尊俗二字分作四行毛本頂格

轉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邢

長等

奉勅校定注疏本在第十八行第十九行第十一行第十七行無字另提行低一字毛本在第二

行前繪文字上增宋字低一字毛本不側註校作說案當作校唐張參五

經文字手部云校經典及釋文以爲比校毛本改接案當作校唐張參五

韻外孝經書疏雖齋發明未能該備更數語以廣讀立於學宮即學院舊領中

今存私用廣傳用之四年九月以崇文殿五經正月令奉天寺行禮取元行

奉詔儀元氏本而增擴焉則是賦歸謹行沖所傳者今

亦無從辨别矣

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此第二行在第十行低一字毛本改入字文即今

府學主鄉貢傳注右撰

辨鄭注有十謬也經或通用之

乃自八分御札

本監本毛本孔作是也下著宋那農校四字毛本在

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幸備存祕府聞本認作魏案發裕從字後仿此

難備存祕府聞本毛本作皇侃案偏俗侃字

播於國序毛本於作于

辨鄭注有十謬也經或通用之

乃自八分御札

本監本毛本孔作是也下著宋那農校四字毛本在

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幸經正義此四字頂格諸本及篇末同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邢

長等

奉勅校定注疏本在第二行第三行第五字另提行此本以下不著本第

監本二三兩行刻板官衙鈐行本改接下著宋那農校四字毛本在

御製序并註此本監本毛本孔作是也下著宋那農校四字毛本在

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幸經正義此四字頂格諸本及篇末同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邢

長等

奉勅校定注疏本在第二行第三行第五字另提行此本以下不著本第

監本二三兩行刻板官衙鈐行本改接下著宋那農校四字毛本在

御製序并註此本監本毛本孔作是也下著宋那農校四字毛本在

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幸經正義此四字頂格諸本及篇末同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邢

長等

奉勅校定注疏本在第二行第三行第五字另提行此本以下不著本第

監本二三兩行刻板官衙鈐行本改接下著宋那農校四字毛本在

御製序并註此本監本毛本孔作是也下著宋那農校四字毛本在

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幸經正義此四字頂格諸本及篇末同

少府后倉毛本倉作審案漢書藝文志作倉儒林海作蒼
相讓新論云闡本監本毛本相作據案作相避宋欽宗識此觀宋十行本
古孝經千八百一十六字宋本古文孝經後記數云一千八百一
後記數云通計經一千八百一十六字
周書說法今直隸徐錫曰今聲也聲累見从首至聲玉篇卷下增一聲
字云同上餘並同今說文余向然累行之聲从首至聲玉篇卷下增一聲以
爲真說文之舊矣段玉裁云五經文字說說二字音从玉篇以王篇以
林字林以聲爲聲昔音益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所改从各从皿
實無絶余以其言爲然從之案毛本作聲非也下仿此
至順曰孝素浦錄云說法解無此文
趙而言之闡本監作據案五經文本毛本作據案元度九經字據之異當作據
夫子隨而答問本監毛本總行後同高本作答問此本作答
小豆之一名對答之答本作會經與人學行此答已久故不可改變下
仿此
夫子刊編前毛本謂作輯
而修春秋監本修作脩案經多作脩下仿此
按鉤命決云此本誤決點本毛本作決案玉篇云決當決字誤參亦云作
本非曾嘗讀業而對也此本作本毛本作本下仿此
必其主爲曾子言此本主張王今據本監本毛本改正
首章答曾子已了此本了誤子今據本監本毛本改正

何由不待曾子問毛本由作虫迹明嘉靖刻本同

更自述而脩之正誤脩作明

且三起曾參侍坐異之別正誤三首別作言

故假言乘閒曾子坐也正誤故作蓋

說之以終正誤以作已案已以古多通用

故須更借曾子言此本更誤史據國本監本毛本改正

楊雄之翰林子墨本楊作揚案滅韻揚字注不言姓揚字注云姓出安河後并沿習因爲氏漢書楊雄傳云其先食采於楊因氏號又云楊在酈云監本誤楊非也

經教發極正誤極作抒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此本誤作日麗本監本毛本日改日是也

然入室之徒不著不下脫一字

則凡聖無不孝也毛本孝誤盛

龍逢闡本監本達作達

孝以伯奇之名偏著監本毛本以作己案當作已正誤云之當孝誤是也

德法者御民之本也案大戴禮作大史內史

此御政之體也國本監本毛本體作禮此本作體與大戴禮合

謹謹著國本毛本著作基不誤

蓋曰明孝皇帝明字據毛本補

敘緒也此本誤叙闡本毛本作敘是也下仿此

言非但製序此本但誤且今依闡本監本毛本改

案今俗所行孝經文苑英華行作傳

而晉魏之朝文苑英華唐會要作魏晉是也

有荀爽者監本毛本著作原非
晉末以來文苑英華唐會要作自齊梁已來

著作律令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是在是也

遺薰綱之事逃難案此下當依文苑英華唐會要補注綱二字

鄭君卒後唐會要君作元

有中候此本誤侯依闡本監本毛本改作能

毛詩謂國本監本毛本謂作歸是也

許慎異議文苑英華唐會要詩上有歌字續作絃是也

箴膏肓本毛本首作育是也

分授門徒闡本監本毛本作分授誤也文苑英華唐會要並作分授

各述所言文苑英華唐會要所作師是也

更爲問答文苑英華唐會要作更相是也

唯載禮易解語此本唯誤佳今依闡本監本毛本改文苑英華唐會要或

趙商作鄭玄碑銘文苑英華唐會要立作先生

晉中經譜文苑英華唐會要釋作譜

尚書守候闡本監本毛本守作中不誤唐會要文苑英華尚書字並直是

則有評論此本有誤者今改正

宋均詩譜序云文苑英華均有赵字詩作譜唐會要亦有赵字

我先師北齊鄭司農此本光誤比今改正

非玄所注時明監本毛本時作特文苑英華亦作特所上有之字唐會要

其所注皆無孝經文苑英華唐會要其下有篇鄭玄傳者載其七字

唯范氏書有孝經監本范誤文苑英華唐會要並無此七字

有司馬宣王奏詔文苑英華唐會要王下有之誤云三字

而不言鄭文苑英華而下有劉字

好發鄭短好發文苑英華唐會要作發揚

而蕭無言據禮記郊特牲正統引王肅解鄭云月令命民社后土則云社后土也孝經注公社后土也句龍為后土既云月令命民社后土則云社后土

也是鄭自指述反然則王康未嘗無官也六參論序者經云元又第之成熟後人之手未可知也其餘說述大子無之之志而性子公則鄭氏曾付此經或異同因譲予元機附前於此者始於陸續而極妙鄭子元此固無關乎

辯論時事監本時誤將文苑英華作論辨時事

未有一言孝經注者文苑英華唐會要無者言下有引字注上有文字以此證驗文苑英華唐會要以凡凡是也

乘後謬說文苑英華唐會要後作彼是也

此注獨行於世文苑英華唐會要代

觀言語鄭箇義理乖謬文苑英華上有夫字誤作跋唐會要脫下四字

語甚詳正諸本甚識其據補錄正觀改

不被流行文苑英華唐會要故作後

秘書學生王逸文苑英華王下有孝字又注云一本生作士案唐會要作

送與著作王劭唐會要文苑英華作下有郎字

仍令校定毛本校作挾避明熹宗諱全書皆然

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文苑英華唐會要下有本字

定此一十八章此本經比今改正文苑英華此下有爲字唐會要此爲

具載此注文苑英華此上有此注而其序以鄭爲主是先清博選以十五

無出孔壁無唐會要文苑英華並作元

尙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文本苑英華唐會要尚未作有字是也

妄作傳學文苑英華唐會要妄作此傳是也

具禮矣唐會要文苑英華矣下有平字

以應二十二之數文苑英華唐會要之上有垂字

非但經久不真監本毛本久作文

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文苑英華作至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唐會要

脫之應功文苑英華唐會要及日本所刻備孝經孔傳並作脫衣就功

暴其肌體僞孝經孔傳作暴其髮膚

朝暮從事僞孝經孔傳朝作旦

露髮徒足僞孝經孔傳作露足文苑英華亦作露唐會要作跣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僞孝經孔傳之作露安作休

分別五土此本土既土今改正

欲取近儒詭說文苑英華唐會要下有殘經繢傳四字

請准令式唐會要作皇請准式

孝經正義終

孝經序唐石器此三字八分書

疏此本統字陽文加圈於外監本方闊圓本毛本陰文闊本作疏監毛本

至於序末闊本監本毛本未作末是也

凡有五段此本作段闊本作段毛本作段案當作我今後訂正下仿此前言意可底行案當作底堅炎武云五經無底字皆是尾字今說文本底字當從氏段玉裁云此說大誤底前柔石經傳多借訓爲致凡字舊報皆無作底少下一畫者惟唐石經刻五經文字广部底模仄仄部字舊報我也不誤作烟者惟唐石經刻五經目之不觀闊本監本毛本作觀

中古末有金匱闊本監本毛本末作末是也

其風朴略者國本監本毛本略作善案古跡略字皆在左

因親於外親浦錄云因禮禮作烟

大古帝皇之世闊本監本毛本皇作王案作善與曲禮往合

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案經作治序作理趙唐高宗謂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平唐石經此處疑問

至形於四海毛本原作于案經作于

公侯百子男闊本監本毛本百作伯是也下百七十里同

朕嘗三復斯言岳本嘗作嘗石濂本作常案作嘗是也

刑于四海刑刑法經此處疑問本闊本監本毛本刑作形案正統曰案經作

無繁改字 盡本毛本繁作煩

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唐石經絕字殘闕石墨本岳本監本毛本作絕是也下仿此

異端起而大義乖監本起作起案監本凡從走字多作走

典籍散士簡本監本毛本藉作爵士作亡是也

葬魯城北四上聞本監本毛本四作泗是也

況泯絕於秦石墨本泯作泯避所諱

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聞本監本毛本謂作潤是也

及非子之曾孫秦仲監本仲叔秦伯下稱秦爲秦監本作稱秦爲秦亦非

按秦昭王四十八年案史記按作以

王二十四年聞本監本毛本王作三不誤

享子越進曰聞本監本毛本享作淳于聞監本作子是也

封子弟立功臣案史記無立字

何以輔政哉案史記輔政作相救

建萬世之所案史記所作功是也

皆旣之咸陽聞本監本毛本旣作旣下燒坑此本作燒院案史記作旣坑

不避風雨正誤兩作則屬下讀

大收篇籍聞本監本毛本藉作籍是也

出其交芝所藏聞本監本毛本交作父是也

沉其少聞本監本毛本沉作沉案當作況

左氏傳三千卷聞本監本毛本千作十是

轂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案卷下當作轂梁子魯人名赤

十錄云案十當作七

王吉善鄒民春秋聞本監本毛本民作氏不誤

毛詩商詩監本毛本商作轉是也

傳至大毛公名草聞本監本草作步葉當作亨

莫名置其篇聞本監本毛本名作名是

傳夏侯始昌聞本監本毛本傳作傳是昌授后蒼載毛本輩作輩案俗字

以經爲訓話教之聞本監本毛本話作話是

近觀李經舊註石墨本唐石經註作注案漢賦宋人經注之字從無作註者彷彿惟紀注字從言不從事如左傳敘諸所記註服虔廣雅文記物曰註頭擗廣雅云註據也是也

辟駁尤甚也取石墨本唐石經岳本正經並同石墨本唐石經岳本監本毛本作辟

處榮佑正誤佑作佑從隋唐志校

賀楊案楊當作楊楊字據唐史有傳

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聞本監本毛本壁作壁是也

其上室之名聞本監本毛本上作十是也

必自擅開門戶牴觸矣毛本牴作牴監本牴並非下仿此

必驛殊軌轍石墨本唐石經岳本國本毛本執軌不輶下同

而回避若乎後耳聞本監本毛本躊躇是也正誤耳作矣

小道謂小道而有成德者也案上造字當作成堵本並襲

唯行小道華辨聞本監本毛本辨作辨

言惡乎有而不可監本毛本有作存案莊子作存

此文與改同聞本監本毛本改作彼是也

例則馬融亦謂之傳浦雖云倒當何字誤下疑有脫文

虞翻岳本作翻與今本三國志同下同

事吳聞本監本毛本事作仕是也

爲老子命語國語案命當作論

炫自陳於內史國本監本毛本作史此本誤更今改正

乞送吏部案隋書本傳誤下有詣字

雖無有精義闕本毛本案作粗案當作縹

用功頗少案隋書作差少

未嘗舉手案隋書案作假

傳覽無所不知闕本毛本傳作博是也

請文藏秘書案隋書本傳文作不書作省是也

易行上繁荷闕本毛本止荷作荀案周禮鄭注法作去煩苛

錯侯闕本毛本錯作諸不誤

聯字分發正誤強作釋

志在殷勤垂訓毛本勤改數案殷勤亦作懇懃

此言必顧作疏之義也浦錦云顧當須字誤是也

為先君所傳，身體至於終也。○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毛髮皮肉也。毛髮皮肉者，皆父母之形也。故云：「身」者，父母形也；「體」者，父母氣也。是故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言能立身而行其孝，此道自然。故自不取，而不取者，已當歸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後世光顯父母，故云：「毛髮皮肉」也。毛髮皮肉者，皆父母之形也。故云：「身」者，父母形也；「體」者，父母氣也。是故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言能立身而行其孝，此道自然。故自不取，而不取者，已當歸

四

此並毛傳文厥先祖之傳而行之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猶炫云夫子猶經中述先王謂

章以正爲始
亦無取焉

正義曰前開宋明義道遞通黃庭其跡未著故此已下至姑庶人凡有五章云惟天子多說而立教焉萬物之靈莫若人君故曰天子白虎而立云王者父母至尊故地亦

曰天子處事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

下既成就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施天子章稱子曰者皇帝通云上陳天子極極
愛貴賤有殊無等也此依尊也博大也實吉凶也
而舉事於人之更道皆更之此謂不敬也正義曰
是其父氏也此依尊也博大也實吉凶也
而舉事於人之更道皆更之此謂不敬也正義曰

若已不也
悉及散歟
物有正慢
謂前其曰
矣夫天父此
天下所好者
者皆是也
愛廣也
廣亦下
孔也
也下
人也
人也
君也
君也
下又
象施也
人也
國言教
之君也
人愛也
使人口
不惡也
則敬也
者爲能其

否者不善也。愚子云益已下，傷寒之說，以爲之尤多。五等之孝，後乃成庶人。雖在窮愁，猶存其志。言保其田農，此略之旨也。左傳曰：「天子守貞，四夷故安。」云保其天下，庶矣。當其祭祀以則，言之于天子，當然也。當其事親，盡其於事，亦當也。

者法道下
是至分而
地言之德
子也。正義
盡曰：刑節
律法用刑而
又釋其意於
史記田广、
濟文廣，不保
云東君行天
博愛之人，人
無所不憚，不
之遺也。故曰
優也。惡者，其
甚不憚也。雲
則其性天也。
房也。保也。人
也。用也。

表加被。起天下者，獨刑於四海也。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姓爲百官爲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

經節數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焉與刑于四海相對。四海既是以夷則此百
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之四夷焉四海崇崩壞。紀原惟皆言東夷而西戎

此而言蓋非諧也劉玄歌云者以制作須諧庶人亦當諧矣苟以名位諧夫子曾爲大夫於士何諧而亦云蓋也斯則鄉上以上之言蓋者並非諧辭可也

至其善
謂衣冠君子正引謂云用刑而無所矜也。謂刑而無所矜者，以時大雅，當之而不疑也。王之不疑，因之不疑也。謂刑而無所矜者，以時大雅，當之而不疑也。王之不疑，因之不疑也。

聖治以馬虎草率能長保
引經據事時則別引詩書義理當易意者則引言易在
得君而喜事故如是不取之以易事則引言易在
此天子以易事則引言易在
人稱天子則引言易在
天子謂陽者依然孔引大體猶舊傳大失天子引自古
風雲變幻不可知

人言稱子之一則人惟予我一也人言我雖魚之海處上位猶是人乃中尊之耳真者不帝王者是誰也若君云天

世

卷之三

四庫全書

100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孝經注疏卷一校勘記

阮元撰

音譜汝岳本汝作女

參性不聽敏闢本聰字機繩監本毛本作聽俗字

開宗明義章第一烈寧石刻不載分章此本此行在第二行頭格闢本監本在第四行毛本在第三行並低一格疏文指第一字下提行處倒二格後章並同鄉註本無第第一第二等字釋文可

以此章總據監本毛本作爌案作爌不誤下標其同亦頂格闢本監本在第四行毛本在第三行並低一格疏文可謂文指第一二字之標

樂歌竟爲一章案今本說文作樂曲流爲竟

郎夫孝始於事親也案本毛本作郎夫是也

揚名之上正誤上作揚

因諫爭之臣案本監本毛本爭作諫案玉篇云爭諫也或作諫

即忠於事君也案忠當作中

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正誤記作故

自標己字監本毛本標作標也是案已當作己

徵在既往案本監本毛本作廟

蓋以孔子生而汗頂監本毛本汗作汗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好汗山蓋中

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則作是也

而劉獻述張禹之義監本毛本獻作張案宋欽宗譜桓策避九穀退等字此作獻承避宋謹故也

又以邱爲娶監本毛本娶作聚

宋閔公正誤閔作眞是也

右文孝經云闢本監本毛本右作古不誤

曲禮有侍坐於先生闢本監本毛本作先此本誤待今改正

言先代聖德之生監本毛本生作王石墨本生作主

汝知之乎毋本汝作女案注本同此正義本則作汝字

曾子游席曰卿注本毛本遊作席用設備字與此本不同

敏達也石墨本岳本闢本毛本達作達達從辯得聲幸音他葛反作達非也

夫孝德之本也五經本石墨本經宋熙寧石刻本作本石墨本注同案說文作本人之行莫大於孝案正義云此依鄭注據釋文注人上有夫字是明惠所附

云教之所生者蒙正誤人上補由字是也

以一管衆爲要浦譜云下當脫參曾至之義○正義曰九字案下文劉炫

性未達何足知廣文邵校本下補此依劉注也五字

然性未達柔然當言字之謬

已當全而歸之石臺本岳本已作己是也

揚名於後世唐石經世作廿避唐宋宗譜

光顯其親石臺本岳本顯作榮案正義亦作榮

言能至其後闢本監本毛本其作爲案注當作爲

末示其跡闢本監本毛本末作未是也

是終於立身正誤身下補也是也

無念爾祖闢本作母案左傳文二年趙成子引詩同此正義本則作無念

常述儻其功德也正誤常作

亦曰天子正誤亦作故是也

天子章第二

故標居其首監本毛本標作標

敬貌者宋熙寧石刻敬作敬追避宋嘉祐

刑于四海闢本本刑作形此正義本則作刑于字監本毛本改避

奈何不敬非也

沈宏云浦譜云按陸氏注解傳述人當武安之誤

溫清搔撻闢本監本毛本清作清是也

肅肅悚栗闢本監本毛本標作悚

王者並相通否案王宜作互